



武汉大学出版社

陶建生 潘大华 著

陶述曾傳



PDG

陶述曾先生为人正直
一生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王化章



向陶述曾同志
学习！

陈正英

一九九一年七月
十五日

題陶述曾傳

終身芳水利
壯志滿胸懷

張金英

出版前言

陶述曾同志是我国著名水利工程专家。他一生的科学与社会实践,在我国的建设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陶述曾和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巨大动力作用,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科学论断的正确性。同时,象陶述曾同志一样,我们各行各业的科技专家都有着共同的品格:满腔的爱国热忱,不畏困难的奋力拼搏精神,科学求实的思想作风,谦虚豁达和平易近人的高尚情操。然而他们又因为各自的专业领域不同,所经历的社会历史背景迥异,而具有各自不同的风采。毫无疑问,为这些有贡献的、有代表性的科技工程专家立传,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首先是这些专家的传略将充实我国科学技术和工程建设的历史;其次是专家的奋斗历程将给后来人以启迪和借鉴;第三是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供后人研究和发扬。

因此,我们承担了这项义不容辞的工作。

陶述曾同志今年已95岁高龄,仍然担任着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领导职务,同时又是我们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的名誉主席,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民革湖北省委名誉主委,湖北省水利学会名誉理事。为陶老写传,我们久有心愿。1989年秋,我们将撰写《陶述曾传》的任务交给了湖北省水利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陶建生同志和华中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潘大华同志,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这部传记终于问世了。

全国政协李先念主席为传记题写了书名,王任重、钱正英副主席和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张含英同志为传记题了词。这些题词不

仅饱含着他们对陶老的深厚情谊,也是对我们科技工作者的鼓励。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湖北省水利厅、民革湖北省委、长江水利委员会科协、湖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武汉市水利局、武汉市防汛指挥部、新洲县水利局、省水利学会丹江口分会、荆州地区水利学会、黄冈地区水利学会、襄樊市水利学会、孝感地区水利学会、咸宁地区水利学会、鄂西自治州水利学会、荆门市水利学会、郟阳地区水利学会以及民革中山自修大学等单位对出版《陶述曾传》的关心和援助。

谨将此书献给尊敬的陶老和广大读者。

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湖北省水利学会

1991年10月1日

目 录

出版前言

上 卷

(1896—1949年)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
一	童年与家乡	1
二	初出家门	7
三	搭学蒯家	13
四	当县官的父亲	19
五	夭折的婚姻	28
第二章	求学生涯	31
一	“旅中”启蒙	31
二	洛阳风云	37
三	参加辛亥革命	43
四	北洋学潮	48
第三章	坎坷人生	54
一	修筑“华洋堤”	54
二	自学采矿	59
三	华南筑路	64
四	从黄河到汉水	68

第四章	南方岁月——八年抗战(一)	77
一	海南勘测记	77
二	广州遇险	81
三	灵川建桥	84
四	取道越南去昆明	87
第五章	滇缅筑路——八年抗战(二)	94
一	初入滇西	94
二	勘定岁月	102
三	铁路大征工	112
四	勘拱历难	118
五	逃难血泪录	126
第六章	黄河堵口	139
一	黄河在召唤	139
二	故道踏勘	146
三	黄河风云	155
四	重振旗鼓	166
五	黄河归故	174
第七章	迎接曙光	182
一	黄埔治港	182
二	出任建设厅长	190
三	收拾金甌一片	194
四	兄弟分手	197

下 卷

(1949年以后)

第八章	江汉防洪	207
一	教授·副总指挥长	207
二	1954年武汉市抗洪斗争	213
三	出任省水利厅长	227
第九章	湖北水利	258
一	治水理论	258
二	对湖北水利的奉献	276
三	勘测与规划	282
四	水库建设与农田水利	295
五	湖区治理	304
第十章	三峡·治黄	317
一	三峡论争	317
二	治黄方略	342
第十一章	民革·科协	354
一	为统一战线做出贡献	354
二	湖北科坛的积极活动家	376
后 记		392

第一章 少年时代

一、童年与家乡

大别山连绵迤逦，莽莽苍苍，象一道天然屏障矗立于长江北岸。从大别山麓流淌着一条小河，曲折蜿蜒，清波粼粼，流入长江。长江汛期涨水时，水从河口倒着向上游流动，于是人们就把这条河称为“倒水”。倒水河就这样滋润了一片肥沃富庶的土地，使得它的两岸村庄星罗棋布，炊烟袅袅，田园阡陌，稻黄棉白，成为长江北岸的一片鱼米之乡。

1896年(清光绪21年)正月25日，陶述曾就诞生在倒水河西岸——新洲(原属黄冈县)境内一个叫做陶胜六的湾子里。这是一个普通而恬静的湾子，青砖土砖瓦屋鳞次栉比，绿树和炊烟给湾子带来一派祥和气息。湾前的几处荷塘，明镜般地映照着金色阳光。每至夏日，荷叶团团，荷花点点，蛙鼓声声，把湾子装点得分外美丽。

陶胜六湾的人大都姓陶，按家谱溯源，都同出一族。

元代末年，陶胜六任蕲州路总管。他的一个儿子陶仁落籍黄冈县阳逻东北数里的湖滨务农，那湖便得名陶家大湖。陶仁的第6个儿子不愿坐守父辈开创的家业，溯倒水而上，在倒水西岸距阳逻约40里的沙滩上开垦。他们割倒密密匝匝的芦苇和芭茅，耕耘起沉睡千百年的沙壤土；他们筑土围堤，把倒水河两岸镶嵌起来，不让它肆意泛滥，然后又开凿渠道，引来清冽的河水浇灌庄稼。艰苦的

劳作，辛勤的耕耘，使这块土地变得繁荣富庶起来。拓荒者们聚族而居，各以自己先辈的名字命名新开辟的居住地。陶仁为了纪念他的当过蕲州路总管的父亲，就把湾子定名为“陶胜六”。

明末清初，北方时逢大旱，农民义军揭竿而起，战火蔓延，中原一带不少读书人逃避战乱迁徙南方，陶胜六一带也滞留有不少这样的流民，当地人便请他们教孩子习字念书。从此，陶胜六湾子除了牛铃蛙鸣声外，还有了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耕读传家之风由此而起。自清朝以来，倒水河西岸走上仕途宦宦之路者日益增多，官家大户与贫苦农民的分化亦日益明显。

陶述曾的祖父陶上亭也十分崇尚耕读家风，他学识渊博满腹经纶，却无意出仕，决心培养自己的3个儿子立身成名。他执教规严毫不松懈，一番苦心终于得到回报：大儿子镇吾考取了光绪甲午科经元，^①出而为仕；二儿子月波——陶述曾的父亲考取了光绪末年经济特科一等，出任河南汝南道尹；三儿子公迪考取公案首委才，后受新兴工业浪潮的影响，开发矿业，出任湖北大冶源华煤矿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由于父亲出任河南，陶述曾从小就与母亲和祖母生活在一起。陶述曾排行第5，前4个都是姐姐，所以母亲对他特别珍视溺爱，精心哺乳，直到陶述曾4岁时，母亲还嚼饭喂他。

母亲揭氏是黄冈周山铺（现属新洲县）人，其先代经商，她的父亲、兄弟都是知识分子，揭氏也通文墨，而且善纺织。她贤淑温良，勤俭持家，除每日督促子女课读外，还要自织一匹布。当时中国的纺织业尚不发达，倒水河是棉花产地，家机布是很有名气的外销产品，远销到云、贵、川等地。

孩提时的小述曾眼里，母亲如同一个勤劳的织布工。他看到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下着鹅毛大雪，母亲同细谷^②并排织布，两台织

① 经元：旧时乡试第3名举人。

② 晚辈对婶母的昵称。

布机间的高烛柱上的棉油灯光飘飘摇曳，万籁俱静，单调的织布声催人入眠。细爷困倦了，伏在布机上打起瞌睡来。母亲轻轻叹息一声：“你带爷儿们去睡吧。”细爷猛然惊醒，揉揉眼睛又继续织布。白天家务繁忙，这每天一匹白布的任务只好在晚间完成，织不完是不去睡觉的。母亲的勤勉劳作给小述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劳动自立的精神种子。

4岁那年，小述曾就开始上蒙学了。学屋就在他家后园，那是3间平房，门前有一个栽满雏菊的小花园。启蒙先生名叫夏之宪，50多岁年纪，长得单薄精瘦，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令孩子们有些望而生畏。学生不多，只有5个人，除小述曾外，还有他叔父的大儿子绍曾，11岁；三房的喜曾，4岁；四房的积善，4岁；还有一个姓肖的大哥哥，年龄有十六、七岁，他家离陶胜六有五、六里路，常常挟一把雨伞来学屋，风尘仆仆的样子。

3间学屋西间是先生的卧室，中间是客屋，东间为教室。夏先生的桌子靠近南窗，宽大而光亮。桌子中间摆一长方红漆木盘，盘中摆满文房四宝，盘外，赫然放着先生惩罚学生的刑具——戒方和竹板。二者放在一起，显得十分不协调。

学生的功课因人而异。小述曾起初是识字，先生不仅教楷书，还认小篆，认熟了的字，由先生写在方形纸片上贴于书房的西墙。字认多了，便逐渐悟出楷书与小篆部首写法的各自规律。只要认识楷书，小篆也就认识了。字认多了，也就能读先生教读的《三字经》和“四书”的一些篇章了。

夏先生几乎天天都要打学生——用戒方打手心，或用竹板打后颈窝。还有一根5尺长的大竹板，放在他的卧房里，这是专门对付顽皮学生的。绍曾大哥把大花狗的尾巴剁了，夏先生怒不可遏，操起大竹板打他的屁股，不过只打了一下，绍曾就哭喊着跑了。喜曾读《三字经》时心不在焉，总是把“教五子，名俱扬”读成了“叫驴子，满山跑”，也被夏先生用戒方打了手心。只有那个姓肖的“大学生”和小述曾不曾挨过打，他们识字背书十分用心，又守规矩。不过

小述曾对背诵的经书一句也不懂，唯独“叫驴子，满山跑”这一句他总也忘不了，总是让他联想起隔壁焕君家的一头叫驴，在东门岗上吃草“啾啾”鸣叫的情景，便觉十分有趣。至于夏先生传授的《大学》，他更是没有听懂，只因他有一个远房哥哥名叫“至善”，所以才记得“在止于至善”这一句。

第1年识字背书，第2年就开始习字“描红”。先生用竹纸写上“上大人”之类朱色字体，教学生们用墨笔在红字上描。几个月后，先生又让学生们写仿影——先生用墨笔写一张字贴，让学生另拿一张纸套上，在上面仿写。学生们屏心静气地握着笔，在纸上一笔一画地摹写，丝毫不敢怠慢，夏先生则一手背后，一手扶颌，踱着方步来回巡视，对写得好的微微点头表示赞赏，对写得不好的则皱眉竖目，或者冷不防地从背后把毛笔抽去。先生对握笔姿势要求十分严格：手心要空，要能放下一个鸡蛋；捏笔要紧，笔杆要正，不能有丝毫倾斜。一堂习字课下来，学生们累得叫苦不叠，手上也沾满了墨渍。笔、墨、砚当时都是向“游学的”买的，所谓游学者即是贩卖笔墨的读书寒士。乡村人对他们比较尊重，不作行商看待，常常请他们来各学里“游历”讲学，谈谈外面的情况。

蒙学生活是枯燥无味的，在小述曾看来，这不啻是对无忧无虑、充满幻想的童年生活的一种禁锢和约束。他开始厌倦那些读之索然无味的课本了，在夜晚常常用竹纸罩住灯盏的灯光，读自己喜欢看的“夜书”，虽读不大懂，但觉得比经书新奇有味得多。有一次，他们同跛子三叔一起在灯下讲“鬼”故事，夏先生不知怎么也来了，他全然没有了讲经书时的严肃正经，也兴致勃勃地讲起“鬼”故事来。夏先生讲得绘声绘色，还用那干瘦的手掌做了一个“鬼”接香火的动作，因为动作太大，扇起一阵风，油灯忽闪忽闪，大家的心情倏然紧张起来。夏先生“嘿嘿”两声，望着闪着胆怯目光的学子们，有些卖关子地说：“怕不怕，还听不听？”小述曾既想听，又害怕，那种心情犹如喜欢辣椒又怕吃辣椒的人的心情一样。只有此刻，他们才觉得夏先生与学生亲近了些。

“大人盼插田，小孩盼过年。”过年是孩子们最盼望的日子，尤其是读私塾的孩子们，这段时间可以把那些四书五经抛之脑后，痛痛快快地玩耍一些时日。

在小述曾眼里，过年总是一片热闹繁忙的景象，大人们都象鞭抽的陀螺，不断地转；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家里的纺车收藏到楼上去了，墙上挂了新年画，门楣贴了新对联。小述曾还看到一张写着“童言无忌”的红条子，那意思是这些日子孩童们的言语自由，大可不必忌讳。二十五日打豆腐。这豆腐比外面买的要老一些，便于腌制腐乳。二十六日杀年猪，腌腊肉，猪肠灌糯米。二十七日做糍粑，二十八日做豆丝，二十九、三十日，做几样贡菜和春节请客的菜肴。这段时间，除了打豆腐和宰年猪请人帮忙之外，其它的事都是小述曾的母亲亲手做的。

在小述曾的心目中，过年有好吃的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过年好玩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在陶胜六一带，“玩龙灯”和“踩高跷”是乡村最时兴的民间节目。“玩龙灯”是气氛热烈的，一个纸扎的龙头在前，后面跟着八条布做的龙身。龙头高约一丈多，龙角高耸，龙目火红，龙嘴大张，颇有威仪。掌龙头的是湾子里的大力士，玩龙身的是湾子里的青年人，玩龙尾巴的人多半装成丑角。锣鼓铿锵，鞭炮齐鸣，龙灯就玩得十分热闹，卷起一阵阵硝烟灰尘。几十节长的龙灯，几十个小伙子配合得那么默契，使一条长龙翻腾俯仰，灵活自如。陶胜六的龙灯在湾子们玩够了，就踏上田间小道到邻近的湾子玩。每每这个时候，小述曾也跟在龙灯后面，随着潮水般的人流涌去。龙灯在邻近湾子玩的时候，小街上就响起震天的爆竹声，以示祝贺和欢迎。陶胜六是周围几十里范围内的大湾子之一，扎的龙既大又长，很出风头，相传咸丰年间扎过360节的大龙灯，那龙就蜿蜒长达几里路。

小述曾还喜欢看附近邱杜湾来玩的“踩高跷”和肖家大湾的“八十八行”传统节目。踩高跷的人，踩着两根约1米高的木棍，还背负一个铁架，铁架伸出头顶，架上用安全彩带维系着一个天真活

泼的小孩儿。小孩儿在铁架上立、坐、打跟斗，身轻如燕，灵巧如猴，小述曾手心里为小孩儿捏把汗，而大人们全然顾不得这些，他们看得兴趣盎然，大张着嘴笑着，嚷着：“好！好！”“八十八行”即是肖家湾农民如同戏子一般装扮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文官武将、神仙僧侣、秀才仕女、丑角乞丐……善良的与邪恶的，威武的与纤弱的，庄重的与诙谐的，年老的与年幼的，形象鲜明，各具风采，鱼贯地从湾里小街走过，逗得乡民指指点点，高兴异常。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的庄稼人，只有在过年这段时间才尽心尽情地欢乐几日。

乡村过年的热闹气氛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正月十五元宵节，除了传统的花灯给山村带来喜庆的气氛外，倒水河一带特有的风俗习惯也给小述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正月十五这一天，乡村的妇女们成群出动了，冒着早春料峭的寒风去“采青”。这一天，凡是头一年结婚的村姑们，都要由姑娘或嫂子们陪同出去，到附近的麦地里采点青嫩叶子扣在衣襟上，以表示接纳新年的盈盈瑞气。

正月十五这一天，倒水河故道的新街、孔埠两地之间，河两岸的青壮年人都会自动聚集在河边，捶胸顿足，口喷白沫地对骂——这一段 500 公尺的河段被人称为“骂娘河”。这个习俗不知何故何时传下来的，经久不衰。“骂娘河”两岸的人用粗鲁的语言咒骂对方，骂得越狠越痛快，骂得人越聚越多。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两岸常常聚众达几百人。骂得动气了，年轻人会掷石块，河临冬季水面很窄，用竹篙可以撑越过去。河东的人撑越过河，手拿木棍、石块，大有大打出手之势。河西人连忙退却回村内。河东人掷石头在屋顶上，打破几块瓦，才骂骂咧咧退回河东。可是到了正月十六，昨天的一幕似乎烟消云散，两岸人见面，互道问好，毫不记恨。这个奇怪的习俗是严格地受时间限制的。这在当时的小述曾心目中，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

倒水河静静地流淌，哺育着两岸的开垦者，也孕育了独特而古

朴的文化。

二、初出家门

小述曾上蒙学的第二年秋天——公元1902年秋天，叔父陶公迪接到小述曾父亲的来信，说要把家眷接往开封。叔父和母亲于是匆匆筹备川资，收拾行李，准备举家搬迁前往河南。

起程日期是农历9月底。这是小述曾第一次出远门离开家乡，他的心情是激动兴奋又有点恋恋不舍。家乡有一望无际的田畴绿水，家乡有充满稚气的小伙伴和过年时的热闹情景，那个远在北方的开封会有吗？但想到新的环境又有新的内容，一路上要坐船、乘车，还要经过“千猪万羊万担米，抵不住汉口一早起”的汉口，他兴奋得一夜都没有睡好。这天清晨，母亲带着4个姐姐、小述曾和他刚满两岁的弟弟陶希圣，还有一个帮助料理杂事的远房的陈伯娘，一家大小8口人连同行李杂物，分乘四辆红车^①，由旱路抵达牛车嘴，然后由牛车嘴上船由水路前往汉口。

倒水河清波粼粼，两岸芦苇茂密如织，白花簇簇，宛如一片白雪，绿白交映，阳光灿烂，行船人大有一种“人在画图中”的感觉。小述曾一家人搭上一只小船，在清清江水中行进。船头是一个结实精壮的小伙子撑篙划桨，船尾是一个脸色黧黑，背有些微驼的老人掌舵。小述曾第一次坐船在河上行走，既感到好玩又有些不适应。河道九曲回肠，船儿不断掉转方向，坐在船舱，总觉得天在旋转水在旋转小船在旋转，头脑有些晕晕糊糊，胃里总象有什么东西在涌动。他终于憋不住了，“哇”的一声呕吐出来。只得在船仓里闭目躺下，混混沌沌地不知躺了多久，耳畔只是回响着“吱呀”的摇桨声和“哗哗”的波浪声。小船什么时候出水口进入长江竟全然不知。睁开眼时，只见满天星斗，夜色浓黑，长江上有闪闪渔火，可以听到隐

^① 可载二、三百斤的独轮车。

隐的汽笛鸣叫声。船家说：已进入青山峡，离汉口不远了。听到这话，小述曾顿时从船篷钻出，坐在船头，看宽阔的江水和长江的夜景。这时，一艘轮船恰好从上游驶来，船舱灯光雪亮，象一幢流动的大楼房从江上飘过，他兴奋得叫唤一家人快来看大轮船。轮船过去，激起一阵阵浪潮，哗哗地直推过来，小木船急剧地颠簸起来，小述曾连忙钻进舱内，紧紧地抓住姐姐的衣襟，依偎在姐姐的怀里，有些气愤地说：“这大轮船好欺侮人！”

一路奔波终于到了汉口。在汉口，一家人住在离铁路车站不远的亲戚陶幼园家。陶家有个小姑娘，聪明伶俐，和小述曾挺合得来，不断地给小述曾讲城市的新鲜事。在她家里，就可以听到铁路上火车汽笛的各种各样的吼叫声，小述曾第一次听到火车叫，就好奇地问她：“这是什么在叫啊？”

“火车嘛。”

“火车？是不是火龙车？”

小姑娘咯咯笑了：“火龙车——你们乡下人都这么叫？”

“嗯。”小述曾点点头，“只是没看过，它叫的声音这么大，比牛叫声还大，你们不怕吗？”

“怕？不怕。”小姑娘头摇得象拨浪鼓。

“那我们去看看好吗？”

“好吧！”

小姑娘带着小述曾走出后门，就是一个高堤坡，爬上高堤坡，就看见坡上铺着两条长长的钢轨，银蛇一样闪闪发光伸向远方。“这就是铁路，火车从上面走。”

“噢，火车呢？”小述曾四下张望，仿佛没有看见要见的火车，有些失望。

“喏，你看前面，火车开了。”小姑娘指指前边，小述曾顺着她的手指的方向看去，只看见一些黑色的方形房子，中间一个大门，房子一间一间地连着，他有些不相信：“这就是火车？这是木头房子呀。”